

王洪光战史战例评论系列



指挥员案头必备

经典战例评析

ANALYSES OF CLASSICAL BATTLES

(简装本)

下 卷

王洪光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王洪光战史战例评论系列



指挥员案头必备

经典战例评析

ANALYSES OF CLASSICAL BATTLES

(简装本)

下 卷

王洪光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经典战例评析
ANALYSES OF CLASSICAL BATTLES



第六编
登陆（岛）作战战例

郑成功收复 台湾作战

(1661年4月21日~1662年2月1日)

郑成功收复台湾作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自1661年4月21日开始，到1662年2月1日结束，历时近9个月。郑军参战总兵力2.5万余人，舰船140余艘。荷军参战兵力约2000余人，舰船10余艘。此役，郑军共歼敌450余人，击沉敌船3艘、击伤数艘。此次作战不仅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占领38年(1624年~1662年)之久的宝岛台湾，而且为清政府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作战背景及双方企图

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海面，是我国最大的岛屿，与福建隔海相望，台北距福州240公里，台南距厦门约300公里。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早在三国时，吴王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水师船队东渡，到达台湾(时称夷洲)。从唐代开始，大陆有汉人移居澎湖、台湾。13世纪末，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属福建泉州府，负责管辖台湾、澎湖等岛屿。明代承袭这一机构，又在澎湖驻扎军队，抵御倭寇，打击海盗，卫护台湾安全，开始了中央对台湾的直接管辖。明末福建总兵郑芝龙曾以台湾岛为海上贸易基地，并从福建大陆移民数万，发给生产、生活资料，进行垦荒。

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率军首次侵入我国澎湖，并在当地筑城，企图久占，被明军都司沈有容部驱逐。1622年(天启二年)，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再度率军侵入澎湖并筑城，且多次派舰队侵掠福建沿海，福建巡抚南居益选派军进攻，荷军被迫撤走，于1624年(天启四年)转而入侵台湾。

1626年，荷兰人打败占据台湾东北部的西班牙人，随后强占全岛，开始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荷军侵占台湾后，便在一鲲身(即一沙洲，今安平镇)修筑城堡，分为内外两城，取名“热兰遮城”，台湾人称台湾城；又筑小城于对岸，荷兰人称“普罗文查”，台湾人称赤嵌城。荷兰殖民者以这两座城堡为据点，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并以宗教麻醉台湾人民，妄图长期霸占台湾。

台湾城东部及赤嵌城北部是较繁华的街区，两城之间是台江海湾。一鲲身与北线尾岛(一鲲身岛北)之间是大港，港道条件良好，大小船只出入方便，由舰船4艘及小帆船数艘防守。在北线尾与加老湾(北线尾岛东北)之间是鹿耳门港。鹿耳门港航道狭窄弯曲，水浅礁



图1 郑成功弈棋听军情(国画)

多，船只不易进港。荷军曾在此建筑炮台以控制鹿耳门港，后因台风袭击，炮台倒塌并被海水淹没，随后荷军又以甲板船沉塞港道。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判断，鹿耳门有沉船阻塞水路，港道不便通行，无须设防，只要依据城堡重炮居高临下控制大港，形成夹击态势，即可守住两城。

郑成功生于1624年，福建南安县石井人。1646年11月，清兵南下，攻取浙东。明总兵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降清。12月25日，郑成功自南沃(今广东南沃岛)募兵数千人返回烈屿(小金门)起兵，自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后被南明封为延平王)，进泊鼓浪屿，举起“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大旗。后建府厦门，改厦门为思明州。

郑成功早在烈屿盟誓时就想收复台湾，解救台湾人民，无奈长年与清军作战，不能尽早进军台湾。1655年，为反对荷兰人对大陆商船的百般刁难，维护民族利益，郑成功严禁港澳及西洋船只去台，实行了两年的海上封锁，给荷兰殖民者以经济上的沉重打击。

1660年，台湾通事何廷斌从台湾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何建斌是福建南安人，在台湾任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的翻译和会计。他建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并献所绘之台湾地图和所测量之港路图及荷军防御实虚详细情报，还表示愿领航带路。郑成功在审查了他的地图后，派人到台湾调查，证实何廷斌所献出的港路图是准确的，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1661年1月，郑成功得到李定国出师失败，永历帝逃往缅甸的消息后，深感形势对抗清不利，于是在厦门召集诸将领详细研究收复台湾的问题，判断收复台湾时机成熟，决定亲征台湾。

郑军登陆作战企图：郑成功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决心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作为“进则可战而复中原，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继续抗清的战略基地。郑成功确定了先抵澎湖、再由鹿耳门进港、而后攻取台湾的作战方案，准备对台实施避实击虚的登陆作战：即不在一鲲身岛登陆，不攻敌人主力所在的热兰遮城，避开敌人炮火控制的大港航道，先以一部兵力乘小船登陆北线尾，监视荷军，掩护主力舰队行动；舰队主力乘涨潮之机，出其不意地由鹿耳门港进入台江，迅速切断台湾城与赤嵌城之间联系，同时以主力在敌人未设防的禾寮港(位于赤嵌城以北)直接登陆本岛，包围兵力薄弱的赤嵌城，而后各个击破敌人。

荷军抗登陆作战企图：1659年底，当荷兰殖民者获悉郑成功要收复台湾的消息，如临大敌，不断派人刺探情报，并加强了台湾的防御，企图依托台湾的坚固城堡工事和先进的火炮阻止郑军登陆。

郑军兵力部署：攻台舰队编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有120艘舰船，2.5万人，由郑成功亲率；第二梯队有舰船20余艘，6000人，由部将黄安、刘俊等率领。首批派遣舰队秘密集结于金门料罗湾，待命出航。同时，为巩固后方，郑成功令其子郑经坚守厦门和金门，防备清军南下。针对作战对象，郑军将登陆兵按大刀队、弓箭队、盾牌队、铳炮队进行编组，以提高作战能力。

荷军兵力部署：公元1650年，为防备郑军来攻，荷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统帅部决定：“热兰遮城堡(台湾城)即在太平时期守军也不得少于1200名。”1660年

(顺治十七年)，又派遣了一支12艘船的舰队，运载1453人增防台湾。由于郑成功实施了一系列疑兵之计，使荷军统帅部误认为郑军不会进攻台湾，于是撤回了部分兵力。至郑军攻台前夕，荷军在台湾总兵力约2000人，主要兵力盘踞在台湾城和它对岸的赤嵌城，其余则分散在城外各地。台湾城“基方二百七十六丈有六尺，高三丈有奇，为两层”，置重炮30余门，由揆一亲率1100余人扼守。赤嵌城“堡基周长四十五丈，高三丈有余”，四周设重炮，由荷军头目猫难实叮率500人防守。淡水、鸡笼等其他占领区防守兵力约200人。

二、作战经过

1661年4月8日(顺治十八年三月初十)，郑军在金门誓师(“祭江”)。并转入直接准备工作，拉开了收复台湾岛的登陆作战序幕。此次作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登陆禾寮港(1661年4月21日~30日)

1661年4月21日上午，郑成功亲率第一梯队自料罗湾出航，由澎湖游击洪喧引导，向台湾方向进军，经过一天的航行，于次日中午顺利进至澎湖。各舰船驻扎在澎湖岛及附近岛屿，“候风开驾”。4月25日，各舰船从澎湖出航，继续向台湾本岛开进。到达柑桔屿(今东、西吉屿)时，海上突然刮起暴风，舰队不得不折回澎湖，抛锚避风。暴风雨连续几天不停，军中粮食补给越来越困难，部分官兵信心产生动摇。

在关键时刻，何廷斌和提督马信向郑成功建议：“初二上午及全夜有浓雾，不能远望，应快行动。”也为了赶上大潮进入鹿耳门，郑成功当机立断，下令留下陈广、林福率3000兵力驻守澎湖，自己亲领大军顶风冒雨横渡海峡，4月30日(四月初二)拂晓，终于抵近鹿耳门港。中午，郑军舰队在台湾通事何廷斌的引导下，以提督马信为前锋，避开荷军防御重点大港，利用涨潮时机直驶荷军防御薄弱的鹿耳门港。先头水师出敌不意地攻占了北线尾岛，迅速控制了鹿耳门港，保障了主力顺利进入台江海湾和在禾寮港登陆，从侧后进攻赤嵌城。台湾人民见郑军到达，争先恐后前来接应，郑军很快站稳脚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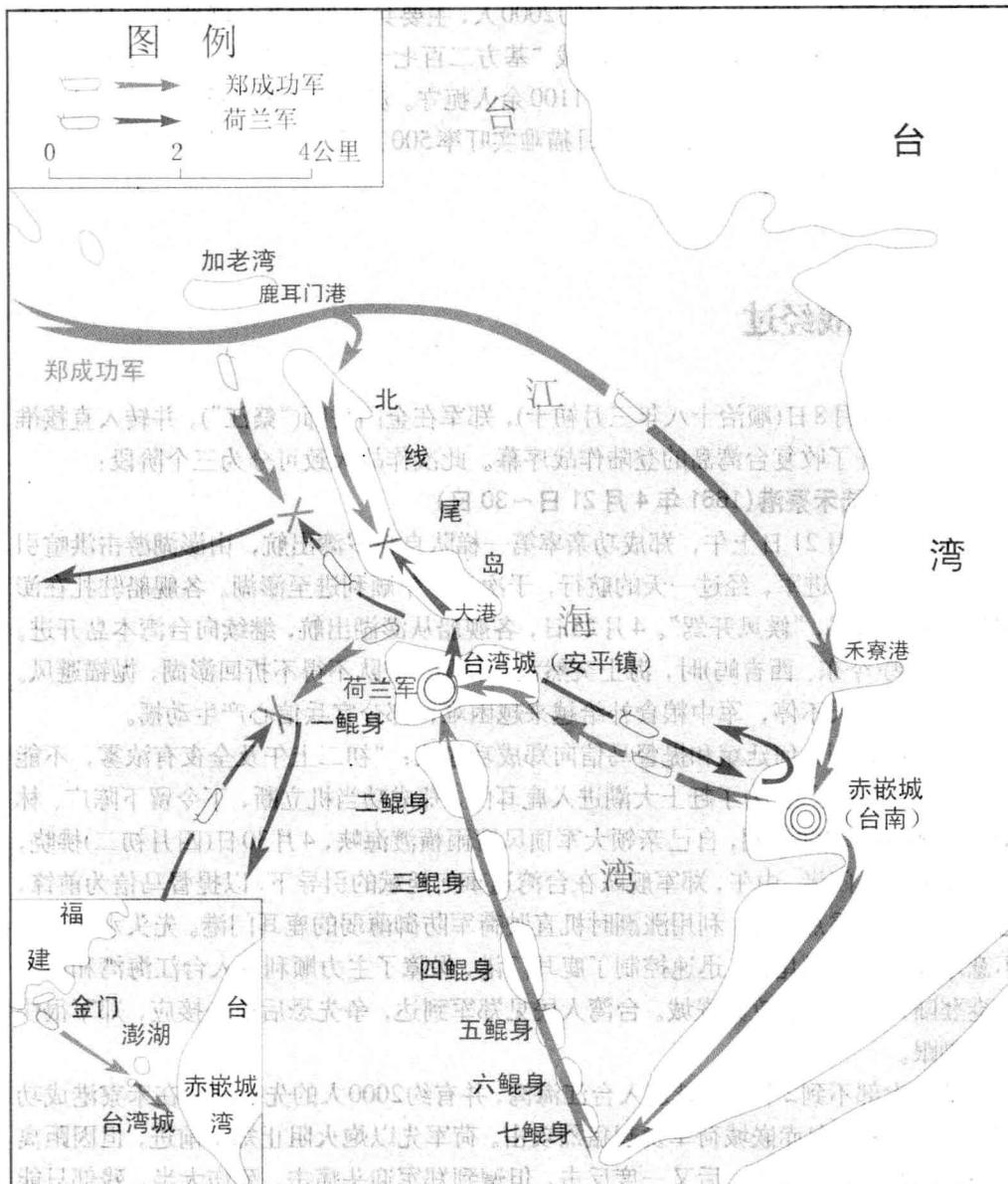
郑军大部不到2个小时就进入台江海湾，并有约2000人的先头部队在禾寮港成功登陆。郑军乘胜向赤嵌城荷军发起猛烈攻击。荷军先以炮火阻止郑军前进，但因距离过远，炮弹多落入海中，后又一度反击，但遭到郑军迎头痛击，死伤大半，残部只能龟缩在城堡中，不敢出战，并急向台湾城告急求援。郑军随即占领有利地形，切断了赤嵌城与台湾城之间的联系。

(二) 攻占赤嵌城(1661年5月1日~4日)

5月1日，揆一为了夺回对鹿耳门和周边海面的控制权，打通与赤嵌城的联系，分别从陆、海两个方向组织3路反击。第1路派4艘舰船从大港沿北线尾岛西侧北上，企图攻击郑军后续梯队。郑成功随即调动了60艘大型战船从鹿耳门港南下迎击。海战在北线尾岛西海展开。郑军以6艘大型舰船对荷军主舰“赫克托”号进行猛烈炮战，并

图2 郑成功收复台湾作战经过图

(1661年4月21日~1662年2月1日)



以火船近战火攻。“赫克托”号被击中弹药舱，爆炸沉没。“格雷芬”号和“费英克”号被击伤，与“玛利亚”号一起逃往巴达维亚。第2路由贝德尔上尉率领240人在北线尾岛南端弃船登陆，企图反击。郑军在北线尾岛的4000人占领有利地形，以弓箭手为骨干，向荷军发起猛烈攻击，再抽调800名勇敢士兵抄袭荷军侧后，前后夹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该敌。在这次战斗中，荷兰侵略者承认，荷军“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掉了。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士兵已经不听命令，他们惊

慌恐惧，各自逃命。中国人乘势猛攻……上尉及其部下180人全部战死”。第3路由阿尔多普上尉率200人从台湾城渡海向赤嵌城增援，遭郑军阻袭，仅登陆60人，残部退回台湾城。粉碎敌反击后，郑军乘势缩紧对台湾城和赤嵌城的包围。

荷军海、陆反击失败后，收缩兵力，企图固守台湾城和赤嵌城两个孤城，并使出“乞降”的缓兵之计，以待援军。郑成功识破敌人伎俩，在勒令赤嵌城之敌投降未果后，组织了几次强攻，但未奏效。此时，台湾人民见郑军的大炮难以攻下赤嵌城，就向郑成功献策：“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绕于城壕，贯城而过。城中无泉井，所饮惟此水，若塞其源，三日而告困矣。”郑军依计断绝赤嵌城水源后，荷军司令官猫难实叮果然因“孤城援绝，城中乏水，欲降”。正巧猫难实叮的弟弟和弟媳妇被郑军俘获，受到优待，郑成功及时将其放回。其弟回到赤嵌城后，将郑成功优待俘虏，对放下武器的荷军“誓无杀害之意”的保证，如实告知。5月4日，猫难实叮率部300余人向郑成功投降。至此，郑成功以较小的代价智取了赤嵌城。

(三) 围困台湾城(1661年5月5日~1662年2月1日)

收复赤嵌城当日，郑军便兵分3路进攻台湾城。一部约3000~4000人西渡台江，5月5日晨在台湾城东登陆；一部约6000~7000人从七鲲身岛南端登陆，沿羊廍兵站(荷军位于三鲲身岛上的兵站)向北进攻；另以一部水师在台湾城东下碇。郑成功大军会合于台湾城外围，形成了包围态势。

5月25日，荷军支持不住便放弃街区，退入城堡企图继续顽抗。郑成功进入街区后，下令攻城。但因荷军炮火猛烈，城墙坚固，郑军地形不利，伤亡不少。荷军乘机反击，被马信、刘国轩领弓箭手打退。在经过几次攻城未克后，参军肖拱辰建议：“台湾城孤立无援，不能久守，急于攻打，又未免伤亡过多，不如在各营之间筑起堡垒，加倍短墙、沟壕，长期围困，城中粮尽援绝，必然投降。”郑成功采纳这一建议并下令实施之。5月30日，郑成功部将黄安、刘俊等率领后续梯队6000人及20艘舰船抵达台湾，进一步增强了郑军作战力量。

巴达维亚荷兰总督从战败逃回的舰船得知台湾战况危急，于7月5日令司令官卡尤率舰船10艘和双桅货船数艘，载720人增援台湾。8月12日卡尤舰船到达台湾，因当时风太大，不宜登陆，便锚泊于台湾城西南海区。郑成功获悉此情后，利用大风时机调整部署，增派40艘舰船隐蔽待机。9月10日风势减弱，荷军援救队在台湾城附近登陆。9月15日，荷军决定实施海陆两路反击：海上以2艘主力战舰迂回至市区后翼，以舰炮摧毁郑军的炮台和战船，另以20艘舰船攻击附近海面上郑军的战船；陆路在海上进攻的同时，派400名士兵对市区实施正面进攻，力争一举突破郑军包围圈。

9月16日，卡尤舰队于大港向郑军水师发起攻击。郑成功命陈泽、陈继美、罗温章等将领，集中数倍于敌的舰船，占领有利风位，与敌海战，激战1小时，先后击沉荷舰2艘，俘获敌船1艘、小艇3艘。在陆上，荷军的反击遭到郑军顽强抗击，无果而终，只好退回台湾城。此战，郑军共歼灭荷军120人、俘虏360人。从此，荷军不敢主动出战，只好固守待援。由于求援无望，粮、药缺乏，疾病传染，荷军战死病亡已达1600余人，仅存700余名官兵，士气低落，逃亡、投降事件不断发生。为挽救垂死的命运，卡尤于11月26日率3艘战舰、2只快艇离开台湾，向福建驶去，企图勾结

清兵袭击厦门，迫使郑成功撤兵救厦。但却因在澎湖遇到风暴而退回台湾，卡尤乘机带回2艘荷舰逃回巴达维亚，荷军勾结清军夹击郑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1662年1月(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台湾城荷军已被围9个月之久。城内缺水短粮，守军精疲力竭。“不少士兵患血痢、坏血症、水肿、日有死亡”。守城荷军大部已失去战斗力。郑成功认为总攻时机已到，于1月25日清晨，对台湾城重新发起总攻。郑军集中了28门大炮，直接炮轰掩护台湾城的乌特支勒堡，发射炮弹2500余发，当晚破城。荷兰殖民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愿在优惠条件下交出城堡。

1662年2月1日，揆一代表荷方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回归中国。

三、评析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是一次维护国家主权、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行动，也是一次成功运用谋略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作战行动。分析此役的实施过程，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民族统一斗争史的研究，而且对现代登陆作战问题的研究也有裨益。

(一)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坚定的决心，是取得胜利的前提

早在起兵之初，郑成功就有过收复台湾的考虑。这从他收复台湾后所写的《复台》诗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开辟荆榛遂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荷兰人在1646年文件中也有郑成功可能进攻台湾的记载。1652年，在台湾的荷兰传教士报告东印度公司，说郑成功“企图窥伺台湾，最后占据那个地区”。同年，时为台湾民众首领的郑芝龙旧部郭怀领导了大规模反荷起义，计划以偷袭方式夺取荷军要塞台湾城，然后迎接郑军收复台湾。但因叛徒告密，起义遭到荷兰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很快就失败了。1656年，郑成功对台湾荷兰殖民者实施了一次试探性作战行动，下令对台湾荷兰人实施经济封锁，禁止所有商船开往台湾，导致台湾贸易额大幅下降。但此举对台湾荷兰殖民者并未构成实质性打击。两年后郑成功取消了封锁。当时郑成功之所以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行动，主要原因：一是清军是郑成功最强大的敌人，当时郑军在大陆的抗清形势还比较好，收复台湾的要求并不十分迫切；二是一旦远征台湾，则可能促成清荷联手，郑军将腹背受敌，后果十分严重。

然而，随着郑成功在大陆北伐失利，损失很大，在清军的挤压下，战略空间越来越狭小，仅控制了金厦两地及周围的狭小地域，形势十分危急。在海上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台湾，不断骚扰郑成功的海上贸易船队，使其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而且荷兰殖民者在17世纪初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商船吨位占世界总吨位的50%，其舰队实力远远超过英、法两国力量之和”，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且武器装备远远优于郑军。另外，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决策，在当时也并非为多数人所接受，不仅其部属中有人“颇有难允”，就连他的挚友张煌言等也竭力反对。张甚至批评郑收复台湾“纵偷安一时，必贻笑千古”。但郑成功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也

清政府(施琅) 收复台湾作战

(1662年2月~1683年6月)

清政府(施琅)收复台湾，是战争与谈判交替使用的复杂过程，是力量、智慧与争取人心的长期斗争。从1662年2月，明朝末年抗清大将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统治者，直至1683(清康熙二十二年)年6月，清朝大将施琅发起攻占澎湖之战收复台湾，历时22年。其中，澎湖之战是武力收复台湾的战略性决战，清政府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主将，率战船230余艘、水师2万余人参战。此役焚毁击沉郑军大小船只200余艘，全歼郑军2万余人，并以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之势，逼迫郑氏集团投降归顺，和平收复台湾本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查研究，选择了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军路线，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在船队出发时间上，对海疆气候及规律十分熟悉的郑成功及其部属，将出航日期选定在4月21日。此时台海季风刚刚由北风转为南风，同时避开了台风多发期，适于舰队航行。另外，在西南季风盛行之际，遭受攻击的台湾荷兰守军几乎不可能派船顶风逆浪到巴达维亚去求援。连台湾荷兰殖民者头目揆一也承认，此时攻台对郑军来说是“一个大好时机”。在登陆时间上，郑成功选在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实施。这是考虑到郑军舰队计划要由鹿耳门进入台江湾的预定登陆点，但鹿耳门港道淤塞严重，大型船只只有借助大潮才能通过。而根据当时人们总结的经验，台湾海潮达到最高潮位的时间在农历每月初一和十六两日。更巧的是，当天清晨，恰逢海上大雾弥漫，为郑军登陆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在进军路线方面，由于荷兰人未在澎湖设防，郑军便决定由金门料罗湾出发，先抵澎湖，再以此为基地进攻台湾。从澎湖进入由一连串岛屿围成的内港台江有两条航道：一条航道在一鲲身岛与北线尾岛之间，称为南航道，道阔水深，易于船只驶入，但荷军在一鲲身岛上建有其最大的防御要塞台湾城，可用重炮封锁南航道海面，港内还有敌船泊守，台江东侧的另一要塞赤嵌城亦可给予火力支援；另一航道在北线尾与鹿耳门岛之间，称为北航道，水浅沙多，航道狭窄，大船难以通过，但荷兰人没有在此建立防御设施。郑成功事先通过何廷斌已得知北航道在大潮期间完全可以通航，便决定从北航道进入台江。这样一来可避开荷军炮火，二来可收出其不意之效。在实战中，郑军成功实施了这一计划，乘海潮大涨、海雾弥漫之际顺利通过鹿耳门，登陆台湾岛，首先攻打赤嵌城。郑军的突然出现，大出荷兰人的预料，以致当时的荷兰守军“进退维谷，一筹莫展”。荷兰殖民者自信地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击退郑军，狂妄地宣称：“唐人不知死活，敢犯吾境，着炮台上火炮齐备，俟船到时，接连而发，则无遗类矣。”不过，荷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郑军船队竟然从鹿耳门驶入台江，在其大炮射程范围之外。面对浩浩荡荡的郑军船队，荷兰人不得不发出“自天而下”的感叹。

郑军虽然成功地达成了作战的突然性，但由于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气候估计不足，一度使郑军陷于粮食供应不继的困境。1661年8、9月间（清历七月至闰七月、明历七月至八月间），由于台湾海峡出现了连续一个多月的大风，金、厦方面的运粮船不能及时驶往台湾，造成了郑军“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没”的状况。

（五）战略欺骗的成功运用，有效地隐蔽了作战行动企图

为隐蔽作战企图，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郑成功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欺骗手段。如通过一些航行于两岸之间的商人到处散布假情报，说郑成功听说台湾有备，巴达维亚已向台湾增兵，感到攻台无望，已完全放弃此计划。再如，他还设法通过在日本的荷兰官员向台湾传达这样的信息：郑成功已完全绝意台岛，“决定宁愿在自己的国土上抗战，直至壮烈牺牲”。1660年10月，荷方在对郑军意图捉摸不定的情况下，借口索取回信，派人往厦门探听郑军备战情况。郑成功“殷勤接待”使者，“表示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极为亲善”。另一方面，请使者带回给“台湾长官”的信，信中指出荷方“猜想我正在准备某些不利于贵国之敌对行动”，显然是“无稽之谈”，希望“台湾长官一秉至公，削除疑意，和睦往来，碑旧谊得以恢复”。

郑成功还利用荷兰援军司令樊德朗不相信中国军队将会进攻台湾的麻痹心理，在他身上大做文章。起初，樊德朗看到很长时间没有郑氏商船来台贸易，怀疑郑成功在调集船只，准备攻台。为了打消荷兰人的疑心，郑成功令其叔父郑泰及何廷斌多次写信给樊德朗，反复说明郑方停止贸易的原因是郑泰在台产业被揆一查封，请求樊德朗出面主持公道，并声称如仍不能妥善解决，将上诉巴达维亚总部。同时又表达如果荷方归还其叔父产业，将劝说郑成功重开对台贸易。由此，樊德朗更加坚信郑军不会攻台。

郑成功施放和平烟幕的战略欺骗收到了成效。樊德朗于1661年2月，“带着这些信件和他的军官，率领‘道芬’号和‘弗戈斯’号驶往巴达维亚”。回去后还到处发布郑成功不会进攻台湾、台湾也无需援助等言论，对巴达维亚当局判断台湾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连一贯认为郑军将要对台采取行动的揆一也因此放松了警惕，将一部分舰船派往各地做生意去了，使台湾荷军的防御更加空虚，为郑军攻台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另外，在攻台准备过程中，为隐蔽企图，麻痹敌人，郑成功给揆一写信说，重整军备是为了北伐抗清，根本无意征伐台湾，同时，他还派商船到台湾与荷兰人恢复贸易，以麻痹荷军。荷军信以为真，还将增援台湾的荷军调去攻打澳门，减少了台湾的防御力量。

(六)政治攻心在此次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郑成功注重发挥政治攻势对军事行动的配合作用，对敌展开攻心战。登陆后的第二天，郑成功即分别致函劝降两要塞中的荷兰守军头目，并在各明显处张贴招降布告，一方面严正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荷兰人必须将其归还中国；另一方面表示荷兰人若投降将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赤嵌城与外界的联系和水源被切断，守军处境艰难、军心动摇的情况下，郑成功乘机发动政治攻势，再次给赤嵌城守军司令官猫难实叮写信劝降。同时利用猫难实叮的弟弟和弟媳被郑军俘获的机会，对其以礼相待，然后送回赤嵌城。二人回去后现身说法，将郑军优待俘虏、对放下武器的荷军“誓无杀害之意”的保证如实告之。这一心理战对促使猫难实叮最终率部投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在围困台湾城的过程中，郑成功先后7次向荷军首领劝降，不断展开攻心战。郑军还对荷兰殖民者的中下层军官进行了大量策反活动，尤其在荷军困守孤城之际，频频实施攻心战术，致使荷军逃亡、投降事件不断发生。另外，郑军还对分布在台湾各地避难的荷兰侨民予以招抚，劝其归顺郑军，以得到保护。

(七)争取广大台湾民众的支持，对孤立荷兰殖民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成功清醒地认识到要确保驱逐荷兰殖民者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争取广大台湾民众的支持。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郑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传收复台湾的正义行动，严格军队纪律，善待台湾民众，取消荷兰殖民者的一系列暴政等，得到了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

在台湾的汉族民众，对郑成功有所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是当年郑芝龙组织到台湾的移民或其后裔。由于他们受到荷兰殖民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争取他们支持反荷斗争，相对要容易一些。当收复台湾的大军在澎湖候风之时，郑成功就派了两艘

船只到台湾进行侦察并发动群众。4月28日，这两艘船只回到澎湖，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当地居民热烈欢迎国姓爷入台。果然，当30日郑军在禾寮港登陆时，“随即有几千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这样，不到2小时，几千名士兵已经完成了登陆。而郑军对台湾城和赤嵌城的分割包围，也“由于得到中国居民中二万五千名壮丁的帮助，在三四小时内就完成了”。先后有近3万台湾人民自发地武装起来，帮助郑军登陆、围城和清剿荷军残余势力。

台湾的一些土著民众在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下，被迫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和文化教育。对土著族民众，郑成功也做了许多团结说服工作。收复台湾大军登陆后不久，赤嵌城附近一些村社的土著族头目前来迎附，郑成功即设厚宴款待，并赐给正副上官袍帽靴带等物，表示慰问。郑成功的亲善态度使土著族头目们深受感动，于是，“南北路上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赐之，土社悉平怀服”。郑成功还亲自到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等社视察，土著居民“男女壶浆，迎者塞道”。郑成功慰以好言，赐之酒食、烟、布，土著民众“甚是喜慰”。为了维护土著民众的利益，郑成功在发布屯垦令的同时，反复强调“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如有违越，法在必究”。先后惩处了“投掠台湾百姓银两、盗匿粟石”的宣毅后镇吴豪和“给发月粮用小斗”的杨朝栋等人。郑成功团结土著族的政策得到很好的回报，土著族民众对郑成功的驱荷斗争积极予以支持。他们自动地帮助郑军肃清躲藏在土著村社中的荷兰人。一个名叫汉布鲁克的荷兰牧师曾悲叹说：“我国人无论投向何方，都不能逃出虎口。”

清政府(施琅) 收复台湾作战

(1662年2月~1683年6月)

清政府(施琅)收复台湾，是战争与谈判交替使用的复杂过程，是力量、智慧与争取人心的长期斗争。从1662年2月，明朝末年抗清大将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统治者，直至1683(清康熙二十二年)年6月，清朝大将施琅发起攻占澎湖之战收复台湾，历时22年。其中，澎湖之战是武力收复台湾的战略性决战，清政府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主将，率战船230余艘、水师2万余人参战。此役焚毁击沉郑军大小船只200余艘，全歼郑军2万余人，并以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之势，逼迫郑氏集团投降归顺，和平收复台湾本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一、作战背景及双方企图

公元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次年，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承业，率余部与清政府隔海对峙。最初，清政府建立不久的水师比较薄弱，无力收复台湾，加之连年征战，财政比较困难。直到康熙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复苏，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列入议事日程。由于出海作战将使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因此清政府采取了以和谈招安为主、以武力相威胁的“先抚后战”的政策。由于郑经拒不接受招安，要以邻国对待，与清政府平起平坐。清政府与逐渐演变成地方割据政权的郑氏集团从军事对抗到隔海对峙，9次和平谈判未果，造成大陆与台湾长期分治的局面，致使清政府最终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清军各作战阶段企图：按照清郑双方作战态势的发展，基本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661年~1664年），根据郑氏集团困据近岸岛屿的形势，清军基本策略是武力进剿，招抚配合，力求速决全歼；第二阶段（1665年~1672年），根据郑氏集团退守台湾，清军经济和军事实力有限，清军的基本策略是隔海对峙，全力招抚，力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第三阶段（1673年~1680年），南方“三藩”坐大，北方分裂势力猖獗的形势，清军基本策略是以抚为主，边抚边剿，配合全国斗争；第四阶段（1681年~1683年），根据“三藩”平定，郑氏集团内部斗争加剧的形势，清军基本策略是乘机进剿，一举消灭郑氏集团，安定海疆。

郑军作战企图：企图依托海峡天险，伺机发展壮大势力，妄图建立独立于清政府之外的“自由王国”。

二、作战经过

根据清政府的战略调整和作战态势发展，收复台湾作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武力进剿，招抚配合（1661年~1664年）

1662年5月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驻厦门，郑成功之弟郑袭阴谋夺取藩位。郑经获悉后，立刻准备率周全斌、陈永华、冯锡范等返台正位。清军乘郑氏内乱之际，福建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派人前往厦门，以“遵制削发登岸，自当厚爵加封”为条件进行招抚。郑经为防止返台争位期间金、厦再起战事，以致两面作战，暂停返台，召集郑泰、洪旭等军事首脑，议定就抚条件为“欲效朝鲜例，不削发，称臣纳贡”。8

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差员至厦门劝谕，要郑经交还以前所占州县印信，以便往京城请旨。在内外交困下，郑经决定暂借招抚之名，赢得时间，待平息内乱后再作打算。交出此前所得各州县之印25颗。李率泰、耿继茂在入京上奏待命的同时，命令水师提督施琅、提督马得功等抓紧练兵，并趁机密布间谍，挑动郑氏内部矛盾，使其互相猜疑。郑经也抓住招抚空隙，将金、厦各岛事务交其伯郑泰、洪旭等调度。10月率舟师疾赴台湾，消灭了黄昭等倡乱恶首，稳定了台湾局势。1663年1月郑经率军返回厦门，设计杀死阴谋夺权的郑泰，组织兵力进据金门。郑泰之弟郑鸣骏等因怕受到牵连，率军2万余人降清，成为清水师骨干力量。

针对郑经提出的就抚条件，康熙认为，郑氏为中国人，不应“效朝鲜事例”。在郑氏内部猜疑、金厦经济凋敝形势下，1663年初康熙帝降敕福建水陆各军相机进剿。郑经获悉清军将大举进兵后，集兵于金、厦、围头，整军备战。10月清军在荷兰舰队配合下，攻占金、厦。郑军退守东山。清军邀荷军共剿东山之敌，荷军反而要清军进攻台湾，清廷没有答应，荷军悻悻离去。耿、李乘郑军失守金、厦之际，差官到东山等地招降。郑经仍执“效朝鲜事例，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但迫于双方态势，郑军纷纷投降。1664年3月清军水师进至八尺门，郑威远将军翁求多率兵民6万余人投降。3月清军渡海攻克铜山(今东山岛东北部)，郑将黄廷率部3.2万余人出降。在近岸诸岛尽失的情况下，郑经不得不率残部退逃台湾。

(二) 隔海对峙，全力招抚(1665年~1672年)

1664年7月，为彻底消灭郑氏集团，清廷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以郑军投降部队为主力整顿水师。12月施琅率水师从金门出发征剿台湾，师出洋面，骤起飓风，兵船难于逆风行进，被迫返回。1665年3月下旬，施琅再度率师出征，中途为南风所阻，在海上滞留三天两夜，不得不返回金门。4月中旬施琅再度出征，到达澎湖附近突遇狂风大作，船队随风浪四处漂流，散落到金门、厦门、漳浦、潮州等地。清军3次征台均因大风阻隔，无功而返，引起了清廷对继续征台的疑虑。清政府怀疑这些降将暗通郑氏集团，下令将所有郑军降将调至北京归旗或分散到各省屯垦，调施琅进京任内大臣，战船全部焚弃。加上长期战争，民生凋敝，库帑困乏，国民急需喘息，停止了军事征讨。郑氏集团也由于台湾初创，百业待兴，急需赢得时间，增强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于是，清郑之间逐步转为对峙与谈判。

1667年6月，福建招抚总兵孔元章派员赴台湾招抚未果。9月，清廷派孔元章亲赴台湾劝降，郑经依旧提出“效朝鲜事例”。1669年7月，康熙帝亲政后，为加速招抚工作，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赴闽，与耿继茂等商议抚台事宜。选派兴化知府慕天颜加卿衔赴台招抚，许以“削发归顺，自当藩封”。郑经依然坚持“效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双方相持不下，郑经派员随慕天颜赴闽继续谈判。由于双方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明珠派慕天颜再次赴台力劝郑经。由于郑经继续坚持原来条件，谈判无果而终，明珠返京，海峡两岸进入对峙状态。在此期间，郑经亦得以利用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休养生息，使台湾的经济和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

(三) 边抚边剿，以抚为主(1673年~1680年)